

125335

渡烏江

刘亞樓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099224

7 251

54



0214032

進 軍

突圍北上抗日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，連續突破了蔣介石、陳濟棠、李宗仁、白崇禧等匪幫四道封鎖線，在1934年年底，進到貴州省東南部的黎平、錦屏、劍河、施秉、台拱、鎮遠地區。這以後，“進抵黔北，奪取遵（義）桐（梓），發動羣眾，創造新的根據地，是野戰軍當前的戰略方針”。

遵义是贵州省的第二大城，是贵州北部的重鎮，桐梓是當時贵州“煙鬼主席”王家烈和他的“健將”侯之坦的巢窩。可是，由西南流向東北，斜貫贵州的第一條大江——烏江，却成為遵义、桐梓南面的天然屏障。在遵、桐之間還有一個婁山關，有“一夫當關，萬人莫敵”之稱。要攻下遵义、桐梓，一定先要渡這條江、過這個關。

第一方面軍的第一軍團第二師在攻佔黃平舊縣城後，奉了軍團長林彪、政治委員聶榮臻的命令，擔任先頭師，任務是迅速渡過烏江，攻下遵、桐。於是整個部隊懷着必勝的決心，向烏江進軍。

中共遼寧省委黨校圖書室第

125 T 255860
出發前，羣眾都爭着來欢送我們。我們和老百姓拉起話來：“同志！此地到貴陽多少路？”

“只有 180 里！”

“貴陽好打嗎？”

“王家的人（王家烈的兵）不多的呵，你們紅軍大隊去打，那一定打開呀，哪裏還抵得住呵！”

“是！我們就要去打貴陽，把貴陽打開來好不好？”
“好呀！貴陽打開了，免得王家烈榨取，榨得這麼狠呀！”

这样，我們要進攻貴陽的消息，便迅速从老黃平傳播出去，來迷惑敵人。

其實，我們走了一天半的路程，却到了烏江南面的猴場，這裏的敵人早已聞風而逃。羣眾夾道歡迎我們，並且對我們說：“烏江自古稱天險，兩岸壁陡，水深流急，不能通船，很難過渡。江北岸早有侯家人把守着！”

過長征年

除夕，部隊照例有盛大的同樂晚会，來慶祝一年的勝利，總結一年戰鬥和工作，還有遊藝、會餐。這次過年却在長征途中，和往年不同。會餐、遊藝都在小單位裏熱烈進行，但指戰員們的話題，都主要是集中在當前戰鬥任務上。有的報告和討論當前的戰略方針，有的

在進行突破烏江戰鬥的宣傳鼓動。部隊裏呈現出一種緊張的氣氛和愉快的心情。“突破烏江！”“拿下遵桐！”“完成先頭師的戰鬥任務！”“到遵桐去過新年！……”這些戰鬥口號響遍全軍。

部隊經過黨的支部會議、軍人大会動員，士氣更高，一個個都緊張愉快，信心百倍。“四道封鎖線都一連突破”，“烏江雖險，又怎能攔住紅軍的飛渡”，這是全師共同的信念。

偵 察

1935年元旦，渡江戰鬥開始了。我師前衛團神速地逼近江邊一個小鎮（渡口），進行威力偵察。江面差不多有250公尺寬，水流很急，流速每秒1公尺8；從南岸要下十里壁陡的石山，才能夠到達江邊，北岸登陸後也要上十里壁陡的石山，才是直通遵桐的大道。渡口東西兩旁的南北兩岸，都是懸崖絕壁。站在江邊一望，江水碧綠，石山墨黑，真所謂天險烏江！南岸原有幾間茅草房，也早被敵人放火燒了。我師先頭部隊沿着壁陡山路躍進，已經逼近江邊3里之地。這時北岸的敵人還不知紅軍打來了，還在忙着築工事呢。我師前衛團長，化裝到江邊實地偵察，報告說：敵人在渡口配有連哨；離江邊2里地的一個廟裏有團預備隊；離江邊5

里的半山腰裏還有大約一個團的總預備隊；渡口上游大約500公尺處的北岸半山上，有一條狹窄的橫路，和渡口大道相接，勉強可以通人。但這裏的江邊沒有沙灘，登岸難，而且敵人駐有排哨；而在離江200多公尺的岸上已經築了工事。

當我尖兵連一舉佔領了離開江邊數百公尺的榨油房，敵人才發覺，立刻向南岸打槍。戰士們開始了戰鬥前的議論：“‘雙槍兵’呀！（貴州軍隊官兵多吸鴉片，步槍之外，還有煙槍，因此紅軍戰士們稱他們為雙槍兵。）你們又該倒楣了！看你們守得幾時？”

這時，先頭師師長、政委也和前衛團的幹部一起，在實地偵察，判斷情況：渡口大道是敵人的防禦重點，工事較強，兵力較大。渡口上游500公尺處的那條狹窄的橫路，是可以繞到渡口後背的唯一的一條羊腸小道了，那裏的江岸勉強可以攀登，更重要的是敵人對那裏沒有注意。其餘各處，都是絕壁懸崖，沒有辦法通行。因此，我們就決心裝作進攻渡口大道，而實際上主攻渡口上游，奪取那條狹窄的橫路，繞到渡口後背。

部隊立刻向渡口搬運架橋材料，假裝在這裏架橋，吸引敵人的注意力。敵人中計了，果然在渡口對岸趕修加強工事，不斷向我軍射擊。

這時，我工兵部隊却在趕制竹筏，準備架橋、強渡，

部隊中則選出了 18 名善於游水的指戰員，準備游水過江，驅逐敵人的江邊警戒，掩護後續部隊強渡。18名紅色勇士，為完成戰鬥任務，愉快受令，勇敢激昂，他們一致表示：“為完成作戰任務，冷風冰水，豈能嚇住我們，‘天險烏江’豈能隔住我們！”

“水馬”過江

強渡決定在 2 日進行，一切都佈置停當。那天，密雲細雨，冷風冰水，9 點鐘光景，我軍在渡口方面佯攻開始，敵人慌忙躲入工事，不斷向南岸射擊，大叫：“快點！‘共匪’要渡江了！來了！打呀！”戰鬥劇烈。而我主攻方面部隊的機關槍、迫擊砲也開始猛烈射擊，第一批渡江 8 名勇士，帶着駁殼槍，赤着身子，“卜通”一声跳進江中。天寒水冷，又逢急流，這時游水真是困難極了！在強烈的火力掩護下，十幾分鐘後，他們全部游到北岸，隱蔽在敵人警戒線的石崖下，敵人警戒部隊恐慌萬狀，驚叫“來了！”“過來了！注意！”。

8 名勇士雖然過了江，但是預定由他們拉過去準備架橋的粗草繩，却在嚴寒的急流中實在無力拉過去而丟掉了。指揮員決心再放竹筏繼續強渡。第一個竹筏撐到中流，被敵人砲火打翻。已登北岸的 8 勇士，因為沒有後續部隊增援，只好被召回南岸。其中一名勇



第一批渡江的 8 名勇士，赤着身子

“卜通”一声跳进江中

士赤身受凍兩點多鐘，沒有力量游回來，在中流光榮犧牲了。

偷 渡

第一次強渡，雖沒有成功，但戰鬥決心更加堅定。指揮員在研究情況、吸取經驗教訓後，決定實行黑夜偷渡。工兵們都在趕制雙層竹筏，部隊都在進行政治動員。

天黑了，受命偷渡的第四團第一營，沉着肅靜，集合在江邊。這時，除江水汨汨聲外，毫無聲息。北岸雖響着稀疏的槍聲，也不過是敵人為安定自己的驚慌。5個戰士首先登筏，約定靠岸後用手電筒光報訊，表示到達。並在等齊一排人後，向敵警戒線襲擊。第一筏偷偷地往江心划去，敵人並未發覺。四周仍舊沉寂，只斷續地响着零星的槍聲。第三連連長毛正華同志率傳令員1人（馬槍1枝），輕機槍員3人（機槍1挺）登第二筏，跟着往江中划去。第三、四筏專等前面兩筏登岸後，立刻進發。第一筏出發已20幾分鐘，但還未見發出電光，是不是已靠北岸，很難斷定。第三、四筏只好暫不出發。一小時後，第一筏5個戰士沿着南岸走了回來，原來水流太急，黑夜無所指向，順流沖下兩里多，又靠上了南岸。他們只好棄筏，沿岸摸索回來。這樣

看來，第二筏是已靠上北岸，或是被水沖走，更難判斷了。但是指揮員決定，不管怎样，必須再放一筏，再試一次。然而，第三筏划到江心，還是無法前進，又不得不折了回來。直到這個時候，第二筏上的毛連長仍然毫無消息。

再 強 渡

蔣匪薛岳縱隊快從後面追上我軍了，敵情緊張，時間急迫。軍委用電報催我們趕快完成渡江任務。我軍忠實於革命事業的紅軍指戰員，抱着誓死為人民服務的意志，決心在強渡、偷渡失利後，再想辦法，渡過烏江。這時我們決心改在白天強渡，因為白天可以發揮掩護火力，來幫助划筏。

可是經過兩天的隔江戰鬥以後，敵人在“紅軍水馬過江，火力非常猛烈”（敵人的守江團長給他的旅長的報告中這樣寫着）威脅下，又增援一個獨立團。北岸半山上帳篷突然加多，迫擊砲不斷地向我們的岸上射擊，沿河一帶仍舊在加修工事。那時情況是：一方無論如何想堵住；一方無論如何要突破。堵住呢，還是突破呢？就完全要看渡江戰鬥了。

1月3日9時，又開始強渡。我方仍舊用小部隊偽裝進攻大渡口。而在渡口上游500公尺的地方，在



毛連長他們從石崖下衝上去，迅速佔領
敵人軍士哨抵抗線

我軍濃密的火力掩護下，我軍十幾個輕裝战士，分乘3个竹筏一齊向敌方的岸边划去。敌人虽然拚命向渡筏射擊，但我們紅軍回擊的砲火猛烈而准確，敌人慌亂發射。因而，3个竹筏上的战士在划至中流以前，沒有一个伤亡。有一个划手的竹篙被敌人的砲火先後打斷了3根，但他仍舊冒着彌漫的煙火，堅決朝前猛划。兩岸的火力正猛，3个强渡的筏子已快迫近敌岸了，第二批竹筏也正待出發。敌人大感恐慌，拚命集中火力，向强渡的“水馬”射擊。

正在這時，在敌人抵抗綫脚下石崖里，突然露出幾個蠕動的人。他們貼近敌人陣地，猛一下打响了一陣輕機槍。接着是一陣手榴彈爆炸聲，打得敌人的軍士哨落花流水。敌人只看見來了3个竹筏，但沒有想到就在他們腳底下有人埋伏。這幾個人从石崖下沖上去。迅速佔領敌人軍士哨抵抗綫，把我3个竹筏上的小部隊迅速接應上岸。我們在南岸大家也都感到奇怪，從石崖下沖上去的是誰呢，指揮員估計和推測“是毛連長他們呀！我看一定是他們！”“他們5个人果然登了岸！”戰士們也議論，“‘雙槍兵’該死了，我們的先頭部隊上岸了！”

政治指導員、支部書記在後續部隊中鼓動着：“同志們！準備呀！繼續渡過去，把敌人肅清！”

毛連長

戰鬥還在展開，強渡還在繼續。……

先說我們的紅色英雄毛連長等，他們怎樣在敵人跟前度過一夜。

原來毛連長2日晚間的偷渡已經到敵方的岸邊。登岸後，一直盼着後續部隊接應，却總不見來。他們離敵人只有二三十公尺，不好用強烈的光聯絡，他們只划了一根火柴，南岸也沒有看見。他們清清楚楚地聽見敵人在說：“快做呀！今天晚上無論如何要做好！‘共匪’明天必定又要強渡的。”“要做厚一點！‘共匪’的砲火太厲害了。”查哨的敵排長一下子趕到陣地上嚷起來：“三班長！工事做好了嗎？要注意呀！怕他們的‘水馬’晚上過來啊！”

這樣，毛連長只得繼續隱蔽，待機行事。一個戰士在那江邊石崖下冷得有點不耐煩，貼着連長的耳朵低聲說：“連長！他們不來濟，弄個弄絕箇（江西會昌方言，意思是倒楣）。樣般使啊（意思是怎麼辦）？”毛連長堅決地告訴他：“不要緊，他們會來的。今晚不來，明天一定來！如果實在不來，我們躲在这裏也不要緊。有辦法，你不要着急！”一靜下來，又聽得敵人士兵在談：“這個紅軍真厲害，昨天上午，那些‘水馬’真不怕冷啊！隆

冬臘月，水冷刺骨，还敢泅水过来，好在沒來幾個，要不是呀，真糟糕！”“我听排長說：这是他們的先头隊伍，再兩天大隊來了，更不得了！”這時，一个战士向毛連長提議說：“我們去打垮这上面一班人吧！有把握！”毛連長阻止說：“打垮这个班，自然沒有問題，但会洩漏秘密，暴露意圖，对整个行動有害！”

深夜，寒風刺骨的冷，却絲毫也沒有使他們沮喪驚慌。毛連長招呼着4个战士緊緊地团在一塊兒，取暖过夜。过一会，突然不見了一个輕机槍手，幾个人到处摸索，也都找不着。夜色漆黑，不辨远近，在敌人跟前，又不能叫喊，到哪裏去找呢？毛連長不能不警惕地考慮到：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，这个不久前才从白軍中俘擄過來的新战士，是不是会投敌告密呢。於是，毛連長急忙告訴其餘的3个战士：“万一敌人發覺我們，就等他靠攏來，堅定沉着地用手榴彈对付他。如果情況再危急下去，就一齐投江。我們是紅色战士，我們寧死不投降；投江而死是光荣，投敌偷生是恥辱。”毛連長真是一個沉着、英勇、机智而警覺的紅色英雄！誰知过一会，那个战士摸了回來，輕声对毛連長說：“我摸到那边癟屎去了。”毛連長說：“癟屎就在这裏癟不好？走出去不怕敌人發覺！”“連長，這裏会臭！”連長一下笑起來：“怕臭，可用泥蓋着哩！”

5个人就这样团在一堆，在这江水浩浩、冷風颯颯的烏江边度过一夜。

烏江英雄

第2天早晨，第一批强渡的十幾個战士快要登岸，受到敌人的狙擊時，毛連長立刻率領隊伍攻佔敌人的軍士哨抵抗綫，接應同志們上岸，隨着就向敌人排哨仰攻。一排輕機槍，幾陣手榴彈，緊接着，我們紅軍的刺刀閃耀在山腰。夺下了敌人的排哨抵抗綫。敌人一个排死伤过半，殘餘的慌張往上潰逃。

我軍強渡部隊剛進擊到半山上那條小橫路邊時，正碰上了敌人增援的預備隊（3日早晨敌人又增加了一個團，到這時守敵一共有3個團了——第三團、教導團、獨立團，並且由侯之坦的親信旅長林秀生指揮）。增援的敌人約有一個營，居高臨下進行反擊，阻止着我軍先頭部隊的前進道路。敌人想往下反擊，但我南岸立刻發出濃密的火力把小道封鎖，使敌人無法下來。有趣極了！我們的防空排長（他在湖南道州時打下過敵機一架）只要扫射一梭子重機槍，敌人就会像山上滾石頭一样一个个往江裏滾，敌人的反擊一直沒有成功。同時，在右翼大渡口邊擔任助攻的我軍部隊，也在用竹筏作強渡的準備。

強渡部隊已过去了一排人。隨尖兵排渡江的共產黨總支部書記林欽材同志、政治保衛局特派員周清山同志，領導着火線上的政治工作。第一營營長羅有保同志也強渡過去。尖兵排再次發起沖鋒，逼得企圖反擊的敵人後退了一步，但因地形限制，部隊無法展開，我部隊攻到半山，又被阻止。這時，敵旅長林秀生也親自督隊反擊，我最前面的一個班，大部伤亡，敵人企圖冲下山來。我們的政治幹部立刻鎮靜地對戰士們說：‘同志們！退不得，前面是敵，後面是江，進就是生，退就是死！’從後面又沖上來一個班，扼住了敵人的反擊，形成相持局面。

後續部隊在繼續筏渡。

正在敵我相持不下時，羅有保同志發現左邊有一處石壁可以攀登。他馬上派一個班沿着石壁試行攀登。戰士們從驚險而懸陡的懸崖脚下，一步一試，抓着樹樁，踏着石縫，曲曲折折地爬上那巍峨的峭壁，就像貼在崖上一般。結果他們很快佔領了敵人右前方的一個石峯，立刻向敵人猛力開火，使敵人站不住腳。這時候，正面被阻的部隊也發起了沖鋒。敵人開始動搖了！這時候我們的強渡部隊已經過去一個連，並將敵人主要抵抗線奪到了手。在大道渡口的敵人聽見這邊响起一片沖鋒號、喊殺聲、手榴彈、砲彈爆炸聲，知道事情不

妙，也開始動搖。我先头的一个連馬上跟踪猛追，後續部隊繼續前進，把敵人全線擊潰，所謂“天險烏江”，就这样被突破了！而最先过去的，只有22人，後來，部隊称他們为“二十二名烏江英雄”。

猛 追

敌人由江边敗退，直向通遵义大道的猪場逃竄。紅軍主力陸續經過渡口渡过烏江，直向遵、桐前進。

我先头一个連，跟踪猛追，嚇得敌人3个团雞飛狗跳，草木皆兵。沿路丟滿“双槍兵”的煙槍。

猪場是敌人“江防司令部”所在地。那个江防司令林秀生，从江边逃回，把司令部的文件电稿通通丢掉，只顧帶着3个团不要命地往遵义逃竄。下午5時，离江边40里的猪場就被我軍佔領。据羣众告訴：“双槍兵”們都說：“紅軍的‘水馬’真不怕死，不知道怎麼，烏江都過來了！特別是紅軍的鐵鎚炸彈（即木柄手榴彈）十分厲害啊！一打來就要幾条命对付它！”所謂“江防工事，重疊而堅，官兵勤勞不懈，扼險固守，可保無虞！”（林秀生給侯之坦的电報）結果却是“莫道烏江天塹，看紅軍等閒飛渡”！

（王式廓插圖）

本社出版通俗文学讀物

王國藩勤儉辦社	遲斐著
一个年輕人	西戎著
王運昇	田流著
孫老大單幹	馬烽著
農忙五月天	李準著
親事	董均倫 江源著
春大姐	劉真著
第一次戰鬥	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編
為了保衛祖國	徐慎等著
光榮的路程	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編